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十四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八十六

宋 衛湜 撰

少儀第十七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
威儀少猶小也此於別錄屬制度

嚴陵方氏曰篇中所言不特主於少者然壯者之儀
亦在乎少時所習而已

山陰陸氏曰內則曰十年學幼儀則此篇其類也

范陽張氏曰先儒訓少為小其意以為所記者小節耳聖人之道本無大小以此為小孰能為大少有副意如大師之有少師則少者所以副其大是儀者所以副其禮也有大無小何以見其用伊川先生曰灑掃應對即形而上者之事豈不信哉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敵者曰某固願見

鄭氏曰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固如故也將猶奉

也即君子之門而云願以名聞於奉命者謙遠之也
重則云固奉命傳辭出入階上進者言賓之辭不得
指斥主人敵當也願見願見於將命者謙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見君子之法但此一篇雜明細小
威儀不復局以科段記者謙退不敢自專制其儀而
傳聞舊說故曰聞也辭客之辭也某客名也再辭曰
固聞名謂名得通達也將命謂傳辭出入通主客之
言語也客實願見君子而云願聞名於傳命者不敢

必斥見君子但願將命者聞之而已不云初辭而云
固者欲明主人不即見已已乃再辭也若初辭則不
云固惟云某願聞於將命者耳階進也人升階必上
進主謂主人也客宜卑退不得進斥主人也敵者不
謙故云願見亦應云願見於將命者因上已有故此
畧之固義亦同上

長樂劉氏曰古者朋友往來賓主相覲同用一禮於
是傳命共為一辭若士相見載於儀禮用以一天下

之禮俗也此少儀所以載於經乎曰聞者謂三代先王既行其辭於舊俗間或衰墜而知禮者未盡殞滅故曰聞焉願聞名於將命者謂至於門外擯者請事答以辭不得階主述其崇德之意不敢由階升堂直見主人之謂也

金華應氏曰古禮廢壞辭命不審擯詔不嚴交際之義能盡其敬者固鮮然分勢之隆崇者又未免亢焉而不接人臣之見天子昧死而後言頓首而後請其

辭曰陛下下僚之見上官庭趨而後進升階而屢降其辭曰閣下亦幾於阻絕而不通矣夫將命者人也人則有可通之情陞階門閣地也地則無自通之路噫安得以少儀之辭而語之哉

嚴陵方氏曰聞言所記之事非由於已見乃聞之於人爾君子者有位有德者之通稱也辭則表記所謂無辭不相見是矣將命者蓋將奉主人之命而傳道之者也亦擯詔之類歟論語言將命者出戶是矣願

見君子而曰願聞名於將命者以其尊而不可以遽見故先欲聞其名以其不可指斥而與之抗禮故止言將命者而已不得階主蓋言不可指斥主人升進而與之階也與之相敵故不必先聞其名直曰願見而已此隆殺之辨也

山陰陸氏曰主主尊者階階敵者不得階主亦詞也若曰固願見不得階主而前爾

新定邵氏曰諸家解釋不得階主未甚分曉以愚觀

之階猶階梯之階主猶觀近臣以其所為主之主求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恐不得將命者導達為之階主爾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正此意

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

鄭氏曰罕希也希相見雖於敵者猶為尊主之辭如於君子也亟數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瞽無目也

以無目辭不稱見

孔氏曰前二條明始相見此經明已相見而疏者尊者敵者皆曰願聞名於將命者然敵者始來曰願見重來而數翻曰聞名者亦獎之使不疏也或云始來禮隆故尊卑宜異重來禮殺故宜同也亟見謂數相見者瞽者其來不問見貴賤則並通云願聞於將命者

嚴陵方氏曰罕見以其相見之希疑其情之不通雖

於敵者亦曰聞名而已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鄭氏曰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比猶比方俱給事童子未成人不敢當相見之禮曰某願聽事於將命者聽役者喪憂戚無賓主之禮皆為執事來也

孔氏曰前明吉禮相見此以下明凶事相見也往敵者喪家喪不主相見凡往者皆是助事故云比謂比

方其年力以給喪事也若五十從反哭四十待盈坎
皆是比方其事童子往適他喪不得與成人為比但
來聽主人以事見使也若適公卿貴者之喪聽主人
之見役輕重唯命不敢辭也云於司徒者國有大喪
謂公卿之喪則司徒率其屬掌之故司徒職云大喪
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鄭云衆庶所
致役也又檀弓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
嚴陵方氏曰比猶比之匪人之比言願比於將命者

以俱給事也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
敵者曰贈從者

鄭氏曰適他行朝會也資猶用也贈送也

孔氏曰此經論臣致物於君及敵者之辭前明吉凶
相見之禮此以下明吉凶送遺之禮此明送吉也君
若朝會出往他國而臣奉財物以充路費金玉貨貝
略舉其梗槩耳君尊備物不有乏少故不言獻恐君

行有車馬路中或湏資給故云此物以充馬資有司
主典君物者也敵者當言贈於左右從行者

嚴陵方氏曰尊者之行必有馬故於君則曰致馬資
於有司資謂糴秣之資蓋所以惡其瀆也玉藻曰凡
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蓋謂是矣自大夫以上然
後不徒行故於敵者曰贈從者而已

臣致禭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禭親者兄弟
不以禭進

鄭氏曰言廢衣不必其以斂也賈人知物善惡也周禮玉府掌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有賈八人不以襚進不執將命也以即陳而已

孔氏曰此明送凶襚者以衣送死人之稱禮以衣送敵者死曰襚襚者遂彼生時之意也若臣以衣送君死不得曰襚但云致廢衣言不敢必充君斂但充廢致不用之列也賈人者識物價貴賤主君衣物者也

不敢云與君故云賈人也然喪大記云君無禭註云
無禭者不陳不以斂鄭註周禮云物謂文織畫繡之
物送敵者無謙故云禭也親者相禭但直將進即陳
之不須執以將命若非親則擯者傳辭將進以為禮
節進謂執之將命也案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財之親
禭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
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鄭氏曰甸謂田野之物

孔氏曰此言臣為君喪進物之辭納為獻也納入也
甸田也言此物是田野所出合獻入於君有司也必
云田所出者臣受君地明地物本由君出也衣是送
君故與賈人貨貝但供喪用故付有司

贈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鄭氏曰贈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賻馬以下不入
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路也雖為死者來陳
之於外戰伐田獵之服非盛者周禮革路建大白以

即戎

孔氏曰此一節論贈賻之異以馬送死曰贈贈副亡者之意既送亡者遂入廟門以馬助生人營喪曰賻馬幣謂以財貨賻助主人喪用並助主人之物故不將入廟大白兵車革路之旗並為送喪之從車本是田戰之具故不入廟門然所以得有大白兵車來助主人者此謂諸侯有喪鄰國之君以此賻之或家國自有也庾氏曰禮既祖訖而後贈馬入設於廟庭

而入門者欲以供駕魂車也故鄭云主於死者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鄭氏曰喪者非尸柩之事不親也舉之舉以東

孔氏曰此一節明賻者授物及主人受之之禮坐猶
跪也謂賻者既致命跪而委物於地主人擯者舉而
取之吉時若人饋物主人自拜受之有喪主於哀戚
不得拜受使擯者受舉之而已鄭知舉以東者雜記
云舍者入升堂致命坐委于殯東南宰夫坐取璧降

自西階以東後隧者賻者並然若賻生人則致命擯者不告殯不升堂然車馬不舉以東謂幣之屬也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鄭氏曰不坐由便也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相授受之禮坐亦跪也凡尊卑相授乃以跪為禮受立謂尊者立以物與卑者卑者受此尊者之物授立謂尊者立已以物授尊者之立此

二事皆不坐以尊者立故也若坐則尊者屈身故也
性謂天性若尊者天性直自如此短小尊者雖立若
授受尊者之物則有坐而授受

嚴陵方氏曰曲禮所謂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是也此
兼言受而不及坐彼兼言坐而不及立亦互相明也
不坐謂不跪也與曲禮坐而遷之同而與授坐不立
之坐異凡此所以周旋於禮以致其曲而已或直情
者則雖授受於立固有或坐者矣

山陰陸氏曰言人之性有不能委曲如禮者雖坐君
子不責也據此禮雖致曲不責人盡能曲禮所言雖
若已煩君子不以為苛者有恕存焉耳然則聖人禁
其大者故曰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
然

新安朱氏曰案此句文義皆未通恐是記失禮耳性
之直猶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歟

慶源輔氏曰性之直者徇禮而不度宜跪固禮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

鄭氏曰可猶止也謂擯者為賓主之節說屨於戶內者一人雖衆敵猶有所尊也在在內也尊長在則後來之衆皆說屨戶外

孔氏曰此一節明賓主之入擯者告之辭讓之節及說屨之儀始入門主人辭謝於賓擯者告主人曰辭謝賓矣謂辭讓賓令賓先入至階之時擯者亦應告

主人曰辭讓賓先登矣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入門登階也至賓主升堂各就席而立擯者恐賓主辭讓即席故告之曰可矣言止不須辭也賓主席衆入戶內雖尊卑相敵猶推一人為尊闔謂門扉排推門扉說屨戶內者止尊者一人而已先有尊長在堂或室衆人後入不得說屨戶內也

山陰陸氏曰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宜承道瞽亦然脫亂在此

慶源輔氏曰物畜然後有禮故衆心有所尊也若說
屨於尊長前非禮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
於某乎不疑在躬

鄭氏曰不斥人謙也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也躬身
也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賓主相問飲食及道藝之事品味
殽饌也亟數也若欲問彼人已嘗食某殽饌與否者

則不可斥問嘗食否但當問其數食某食乎如言彼已嘗經數食也問道藝則曰子習於某道乎子善於某藝乎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疑而稱乎謙退之辭鄭註不斥人此人兼賓主也師氏告國子三德三行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行保氏教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賓主相問以道藝則亦當習學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也

嚴陵方氏曰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問品

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癖故曰子亟食於某乎
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故曰子習於某
乎子善於某乎信然後不疑有諸已之謂信則疑固
不可以存躬矣

慶源輔氏曰凡問當有疑辭不可必其然也舉此二
事以例其餘品味曰亟食者數食則其所嗜也清明
在躬宜也有疑而不求師親友以決之使之在身而
不去是自棄也講義曰君子處富貴之中而人不疑

其貪者視之如無也見富貴財利則有欲之之色安
能使人不疑其貪乎在吾身有可疑者莫甚於此先
言不疑在躬而下繼以民械重器大家三者

金華應氏曰案在躬之疑若衣服而不知其名亦其
一也

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鄭氏曰械兵器也不計度民家之器物使已亦有大
謂富之廣也訾思也重猶寶也

孔氏曰此一節因明賓主之禮客至主人之家不度民械使已亦有也大家謂富貴廣大之家謂大夫之家士往見彼富大不可願效之非分而願必有亂心也客不思玩主人珍物重器若思玩之則憎疾已貧賤生淫亂濫惡也

嚴陵方氏曰民備械以待敵苟度其利否則是與之為敵矣大家謂貴臣之家梓材所謂達大家者是也以賤而願貴則僭亂之原不可遏洪範五福不言貴

者以此重器謂若九鼎之屬訾與國語訾相之訾同
慶源輔氏曰械猶機械不逆詐之意民有械而度億
詐也眩小慧而入大惑知者不為也居室以苟完為
善用器以粗給為足

新安朱氏曰訾猶計度也下無訾言金玉成器字義同
此國語云訾相其質漢書云為無訾者又云不訾之
身皆此義此言不訾重器者謂不欲量物之貴賤亦
避不審也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搗

鄭氏曰鬣謂帚也帚恒埽地不絜清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

孔氏曰此一經明主人為賓灑埽之事汜廣也太賓來外內俱埽謂之埽小賓來則止埽席前名曰拚也拚是除穢埽是滌蕩若拚席上不得用埽地帚也膺人之胸前搗箕之舌也持箕舌自嚮胸前不得嚮尊者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鄭氏曰不二問謂當正已之心以問吉凶於著龜義與志與大卜問來卜筮者也義正事也志私意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問卜筮之法當正已心志若貳心不正則卜筮妄告若卜筮者是公義則可為卜筮若所問是私意則不為之卜筮

長樂劉氏曰凡問卜筮之道先正其心決定所事之去就則從此而違彼無疑貳之心矣然後問於筮考

諸卜吾所就而從者吉乎凶乎是之謂不二問也則擇義以為主而不敢徇其志也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言以義蔽志為先人謀次之鬼謀又次之然後龜筮協從也習吉之卜徇其志者也大卜之所弗筮焉

慶源輔氏曰問卜當誠壹惟誠然後此問彼應志不必義也必義而後可卜而不可行險以僥幸矣左傳

昭十二年南蒯將叛筮而遇坤之比示子服惠伯曰
即欲有事如何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則否又
曰易不可以占險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過於道見則
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殖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
地手無容不翬也寢則坐而將命

鄭氏曰踰等父兄黨也問年則已恭孫之心不全燕
見謂自不用賓主之正來則若子弟然也過於道可

以隱則隱不敢煩動也不請所之恐尊長所之或卑
褻喪不執弔亦不敢故煩動也事朝夕哭時侍坐弗
使不執琴瑟至不翬皆端慤所以為敬尊長或使彈
琴瑟則為之可命有所傳辭也坐者不敢臨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卑幼奉侍於尊長諸雜儀卑幼私
燕而見不使擯者將傳其命無賓主之禮若於道路
遇逢尊者尊者見已則面見不見則隱雖面見而不
得問何往也弔於尊者當俟朝夕哭時不非時而獨

弔侍坐於尊者若不使已不執琴瑟而鼓之不敢無
故畫地不弄手翣扇也雖熱不敢搖扇皆以為敬也
寢臥也坐跪也若尊者眠臥而侍者傳辭當跪前立
則臨尊者也

嚴陵方氏曰琴瑟固常御之樂然非尊長使之執則
不敢執深衣言舉手以為容玉藻言手容恭則手未
始無容也言雖或無容當暑亦不可持翣

山陰陸氏曰侍坐應使故以不使為弗若曾點鼓瑟

希不必使也然則弗使不執琴瑟亦禮為之大坊而
已有不皆也

慶源輔氏曰既已非我屬行雖幼穉亦當尊敬之矣
問年則已恭孫之心不全過於道可隱而不隱則教
已見而不面則忽尊者於卑者則可問所之琴瑟自
養之具雖無故不去而侍於尊長不使亦不執古者
席地而坐故云畫地則不容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

角不擢馬

鄭氏曰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擁矢不敢釋於地也
投投壺也投壺坐勝則洗爵請行觴不敢直飲之客
亦如之謂客射若投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角謂
觥罰爵也於尊者與客如獻酬之爵擢去也謂徹也
已徹馬嫌勝故專之

孔氏曰矢箭也凡射必計耦先設福在中庭福者兩
頭為龍頭中央共一身而倚箭於福身上上耦前取

一次下耦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插
三隻於要而手執一隻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
取但一時并取四矢故云約矢投壺禮亦賓主各四
矢矢謂投壺箭也若柘若棘為之從委於身前坐一
一取之若卑者侍投則不敢釋置於地手并抱投之
也擁抱也若敵射及投壺竟司射命酌而勝者當應
曰諾勝者弟子酌酒南面以置豐上不勝者下堂揖
讓升堂北面就豐上取爵將飲之而跪曰賜灌灌猶

飲也勝者立於不勝者東亦北面跪而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洗爵而請行觴然後乃行也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以請所以優賓也行罰用角爵詩云酌彼兕觥是也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觥投壺立筭為馬馬有威武射者所尚也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三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朋徹取一馬者足以為三馬以成勝也今若卑者朋雖得二亦不敢徹

尊者馬足成已勝也

山陰陸氏曰約矢言約長者之矢意若欲中擁矢言擁長者之矢意若欲入如是而勝非求勝也客雖勝亦洗而以請後言不角不擢馬使不蒙如也不角示無所爭也不擢馬者雖以彼馬從我馬不擢我馬在上示無所矜也

新安朱氏曰此皆是卑者與尊者為耦而及投壺若已勝而司射命酌則不敢使他弟子酌酒以罰尊者

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耦勝則亦不敢煩他弟子酌而飲已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註疏說恐非是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劔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帟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鄭氏曰執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不行也面前也帟覆苓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苓上也步行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為君僕御之法凡御則立今守空

車則坐右帶劔帶之於要右邊也此謂初御法僕即御者也帶劔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劔則妨於君故右帶也良善也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面嚮前取君綏由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綏之末於面前拖諸臂者拖猶擲也亦引也綏申於面前而擲末於車前臂上亦云引之置車臂上也冬車前欄也亦名為式故詩傳云幘覆式與此同以散綏升者謂初升時也散綏

副綏也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綏故執副綏而升也既升車執策分轡而後行車行車五步而立待君君出上則授良綏而升君也

新安朱氏曰以言以散綏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劍負綏而擲綏末於辟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此疏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取綏而拖諸辟誤矣又疑綏制當是以索為環兩頭相屬故負之者得以如環處自左腋下

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腋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擲於辟上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覆辟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案此與曲禮君車將駕以下皆非專為君御者之事蓋劔妨左人自當右帶綏欲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已故但取散綏以升乃僕之通法註疏皆誤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

鄭氏曰不請退去止不敢自由也朝廷曰退近君為

進燕遊曰歸禮褻主於家也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
曰師還曰疲

孔氏曰此一節明卑者見尊及朝廷歸退之辭卑者
於尊所有請見之理去必由於尊者朝還則稱曰退
論語子退朝冉有退朝若在燕及遊還稱曰歸燕遊
禮褻主於歸家也師役之中欲還則曰罷勞

長樂陳氏曰請見於君子有慕德之志而請退焉則
幾於簡賢矣朝廷曰退者寵榮之地人所競進君子

之道雖行而猶請退也燕遊之事人所樂為而忘本者衆故曰歸者不忘反其本也師旅之意事干于國不敢言歸動衆之為懼也曰已疲勞不勝其役可也山陰陸氏曰言退不必請也即請嫌欲主人留已朝廷之上宜退而已燕遊曰歸言當返也詩曰不醉無歸雖君子之厚意猶不敢忘此師役曰罷未有不罷者也雖曰如虎如貔然猶如此

新安朱氏曰按易曰或鼓或罷與史記將軍罷休就

舍之罷亦同註引春秋傳疏以為用何休註傳無此文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鄭氏曰此皆解倦之狀伸頻伸也運澤謂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

孔氏曰此明侍坐法也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動也謂君子搖動於笏澤謂光澤玩弄劍首則生光澤還

轉也尊者說屨於戶內是屨恒在側故得自還轉之也及尊者忽問日之早晚雖假令也前言侍者不得請退今若見君子有欠伸以下諸事皆是坐久體倦欲起卧息或侍者此時假令請退也

山陰陸氏曰氣不足則欠力不足則伸運笏澤劒首示無所事也

慶源輔氏曰運笏示欲措而起還屨示欲著而起澤劒首則意不在已也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鄭氏曰量量其事意合成否

孔氏曰此一節明臣事君之法臣之事君欲請為其事必先商量事意可合與否然後入而請之不先入請然後始商量成否乞假於人謂就人乞貸假借為人從事謂求請事人亦須先商量事意成否故云亦然然故上無怨然猶如此也事君若能如此則下不

忤上故上無怨上不責下故下遠罪

長樂劉氏曰事君所以行其道非苟祿也已才雖可任當量其君之德與已協否協然後入其朝則道斯可行而君臣合德矣故入而后量其君之不已協也進退皆難拂之則害身從之則失守君子不為也孔子不假益於子夏量其心意之不樂非重益而輕其師也然則君子之於人也保其仁義終而始之不以外物失其往來之義矧於其所從事者乎故上無怨

而遠於罪無所入而不自得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彼有量而我量之之謂量量有大小受不可過也人亦如之量大者乃能受大言量小者止能受小言而已入謂進言也表記曰事君者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則進言謂之入也明矣事君量而後入者量其大小可否而後入其言也苟入而後量則無及矣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言亦必量其可否而後入其言也

馬氏曰事君者三揖而進其進之難非苟謙也懼其義未合也一辭而退其退之易非苟廉也恐其過已形也此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者蓋諫期於必行言期於必聽無讒諂以為間無沽訐以取禍則臣之將入豈可不量哉古人能盡臣道量而後入者莫如伊周不入而後量者莫如孔孟伊尹處莘將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必量成湯可以為此又必待成湯三往聘也然後入為阿衡之任周公居東遠則

四國流言近則主不知必量成王將出迎也又必待成王是以有袞衣而歸也然後入處上公之職量而後入者也孔子在魯欲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子之行蓋知魯終不我用也孟子在齊欲以萬鍾之祿授之孟子之不受蓋知齊終不我用也不入而後量者也慶源輔氏曰入謂進入也方氏謂進言曰入可也然入不止於進言進而委質進而任事皆入也若乞假於人則主於言矣為人從事豈曰言乎孔子之未嘗

有所終三年淹孟子不久留於齊蓋皆量其君也上無怨謂下無怨上之心也不量而入上不我用則怨心生矣君子成已所以成物故其效如此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鄭氏曰不窺密嫌伺人之私也密隱曲處不旁狎妄相服習終或爭訟不道舊故言知識之過失損友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孔氏曰此一節明在僚類當自矜持之事人當正視

不得窺覘隱密之處旁猶妄也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因狎而致訟也不戲色言人當尊其瞻視褻慢則失敬也

山陰陸氏曰不旁狎雖在側不狎也不道舊故不道人之舊故即故舊應言故舊不戲色色容莊

新安朱氏曰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不道舊故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為勝所殺之類也戲色謂嘻

笑侮慢之容

講義曰不窺密者慎獨也不旁狎者誠已也不道舊故全交也不戲色正容貌也四者皆學也

慶源輔氏曰密謂人之所隱人且密之已可窺乎不旁狎近猶不可況遠乎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譏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鄭氏曰亡去也疾惡也頌謂將順其美也驕謂言行

謀從恃知而慢也怠惰也相助也廢政教壞亂無可
因也役為也

孔氏曰此明臣事君之道君若有惡臣當諫之訕謂
道說君之過惡及謗毀也論語云惡居下流而訕上
者三諫不從乃出境而去不得強留而憎惡君也頌
美盛德之形容調謂以惡為美橫求見容君政怠惰
臣當為張起而助成之君政廢壞無可復張助者則
當掃蕩而更立新政也鄭註為謂助為也社稷之臣

謂為助社稷之臣也

嚴陵方氏曰君有過焉諫之使正可也訕之則不恭
矣諫之不從而去焉可也疾之則大傷矣頌而無譏
則所頌為公諫而無驕則所諫為正事弛而不力為
怠故張而相之事弊而無用為廢故掃而更之臣之
事君如此則君豈有失德國豈有廢事哉夫然後休
功足以固王業而人人各安其居和氣足以召豐年
而人人各得所養謂之社稷之役其以是歟必曰役

者以其有勞於社稷故也

山陰陸氏曰諫不得已也而有驕志則幸君之失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謂之役以此即進於此君之德政廢怠吾知有去而已羔裘之詩是也

慶源輔氏曰以下美上易失於調以是諫非易失於驕志怠則張而助之事廢則掃而改之謂之社稷之役者凡所以竭誠效力如此者為社稷而已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於德游

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鄭氏曰報讀為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有宿漸不可卒也瀆謂數而不敬毋循枉謂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行以自伸也毋測未至測意度也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工依於法謂規矩尺寸之數也游於說謂鴻殺之義所宜也考工記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

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說或為申毋訾衣服成
器訾思也成猶善也思此則疾貧也毋身質言語質
成也聞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所誤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為人之法神明正直敬而遠之
不可瀆慢循猶追述也枉邪曲也未至之事聖人難
之凡人固不可預欲測量之也士謂進士有德行者
當依附於三德教游於六藝鄭註三德周禮師氏職
文六藝保氏職文說論說規矩法式之辭工當依附

於規矩尺寸之法式游息於規矩法式之文書鄭引
考工記文證說是說法度之意彼說鑄鐘或薄或厚
聲之震動其聲清濁由厚薄而出

新安朱氏曰拔來報徃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
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徃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
文勢猶云其就義若熟則其去義若渴言人見有箇
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
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

講義曰毋拔來者事來則應毋報往者事往則已未
來則拔而致之既往則追而報之此世所謂生事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應物也來則迎之未嘗拔之使
至往則將之未嘗報之不已神人異道不可雜擾故
曰毋瀆神孔子所以敬而遠之也枉而復循之則非
所以改過故曰毋循枉左氏所謂尤而效之罪又甚
也未至之事不可測故毋測未至孔氏所以不逆詐
不億不信也依則無時不然游則有時而已德本也

故言依藝末也故言游依於法者常法也所謂說則有變通存焉若規矩準繩所謂法也故依之而不可違若器或利於古而害於今則有說故游之而不泥昔子貢觀於魯廟北蓋皆斷以問孔子孔子答之以官致良工之匠尚有說也所謂說者如此衣服所以致飾成器所以致用苟區區言之則奢侈之心生矣山陰陸氏曰毋拔之使來毋報之使往毋瀆神禮也毋循枉義也毋測未至知也

廬陵胡氏曰拔猶拒也報猶追也測未至測謂不窮理而幸中如子貢毋身質言語身已也有疑當就有道而正毋斷以已意

慶源輔氏曰拔來則亟報往則滯毋測未至者雖億則屢中然君子不貴也依於德游於藝學道之方也依於法游於說學技之道也士所據者德藝則游之而已工所據者法說則游之而已游謂遊習於其間然亦莫非誠也衣以覆體為足器以給用為良

馬氏曰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蓋士之於道猶工之
於事也古之處士於學校處工於官府朝夕從事不
見異物而遷焉知工之所以為器之術則知士之所
以致道之方德出於性在內之良知也藝成於才在
外之小技也法者規矩準繩之成算也說者功藝巧
拙之異宜也所以在德則可以就道藝則遊之而已
藝去道遠而亦可以助道所以在法則可制器說則

游之而已說去器遠而亦可以成器

長樂劉氏曰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以悅已而賞以拔其來則陷於非道為怫已而罰以報其往則失於有道勤祭祀而違于中則瀆慢於神祇作好惡以循于枉則戕賊於政教恃聰明測事之未至則事汨其情人君謹此五者所以御天下之道也是以王心無為以守至正篤恭而天下平焉依於德者凡求仕進者則以忠信為本也

而司徒之三物須吏離之則失其依焉游於藝謂六藝以馳騁其心焉工依於法者冬官司空掌天下之制度工作器用苟不依之則無所受而刑之所禁也故工不信度政之弊可知矣游於說者謂論說聖人制器尚象之義註引考工記者制度之說毋訾衣服成器者訾謂慕望之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位至而後衣服備祿至而後器用周末至而言之非道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鄭氏曰匪讀如四牡駢駢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美皆當為儀字之誤也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孔氏曰此一節明諸事之宜與賓客言語形狀穆穆皇皇然曲禮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行容也皆美大之

狀在朝威儀則濟濟翔翔然謂厚重寬恕之貌孝子
祭祀威儀嚴正心有所繼屬故齊齊皇皇匪匪翼翼
者皆是車馬之形狀故詩小雅云四牡駢駢下又云
四牡翼翼皆是馬之行容鸞和聲之形狀肅肅雍雍
肅肅是敬貌雍雍是和貌引周禮保氏六儀容即儀
也故知美皆當為儀

長樂劉氏曰言語之美顧於行則穆穆可觀協于極
則皇皇可大朝廷之美萃其賢濟濟可尊迪于禮則

翔翔可度祭祀之美致其嚴則齊齊罔差崇其德則
皇皇可敬車馬之美毛齊牡則駢駢孔阜僕御閑則
翼翼敬飭鸞和之美步趨應節則肅肅有嚴宮商成
文則雍雍協律五音之為美皆出於中和之心非止
於儀容而已也

嚴陵方氏曰穆穆者敬以和皇皇者正而美濟濟者
出入之齊翔翔者翕張之美齊齊言致齊而能定皇
皇言有求而不得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有

輔肅肅言唱者之整雍雍言應者之和

山陰陸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行容也今日言語之美言行相顧也朝廷之美不言蹉蹉蹉士也齊齊如見所祭者皇皇如有望而弗至也匪匪猶駢駢也駢駢翼翼之反肅肅雍雍爾雅所謂肅雍聲也廬陵胡氏曰鄭讀匪匪為駢駢以詩有四牡駢駢四牡翼翼之文今從之餘並如字不勞改讀

慶源輔氏曰美如字自通不假易

禮記集說卷八十六

謹案第十七頁前一行示子服惠伯曰刊本示子
二字訛作一季字今改

第十八頁前一行不執琴瑟而鼓之刊本執訛知
據經文改

第二十頁前七行一朋得一馬刊本一馬訛二馬
據義疏改

第二十三頁後六行師役曰罷刊本師訛詩今改
第二十五頁後五行從之則失守刊本守訛手今

改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孔子在魯欲以季孟之間待
之按此齊景公事馬氏誤引作魯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膳錄監生臣魏廷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八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十五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八十七

宋 衛湜 撰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
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
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
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鄭氏曰御謂御事正樂政也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
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
武士祿薄子以農事為業

孔氏曰此一節明國君及大夫士之子長幼之稱彼
人問君之子長幼長則答云能從君供社稷之事若
幼則曰能御御治也謂已能治事若大幼則曰未能
治事此事謂尋常細事大夫之子恒習學於樂長則
已能習樂故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習樂未成但聽
政令於樂人故云已能受政令於樂人若大幼則曰

未能受政令於樂人鄭引大司樂證卿大夫子習樂之事曲禮問其父身此問其子記人之意異耳

嚴陵方氏曰國君以能保社稷為孝國君之子則從社稷之事而已正於樂人謂從其政也長則能其事幼則從其政而已負薪易於耕田故長則曰能耕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山陰陸氏曰曲禮記天子之大夫士禮少儀所記諸侯之大夫士禮知然者以冒問國君之子長幼知之

也少儀視曲禮降一等以此且曰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其間容衆子若曲禮所言是以一人之身長幼問答

慶源輔氏曰御謂五御孔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謙辭也亦天下謂有無生而貴者也教之樂所以養其德也而曰能從樂人之事者謙辭也教所以正之也猶言能受教於樂人未能受教於樂人也且示不敢忘教負薪則貶於耕

長樂陳氏曰古之學校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
將出學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是樂正
之職主於正國子而教之者也大夫之子國子之次
者也故問大夫之子長幼必以樂答焉內則曰十三
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自成童而上皆長自成
童而下皆幼曰能正於樂人以其能舞勺故也未能
正於樂人未能舞象故也蓋樂者人之所成終始也
始乎樂舞命夔以樂教胄子是也終於樂孔子曰成

於樂是也曲禮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與此異何邪曰禮樂射御書數無非藝也禮然後樂言樂則禮舉矣射然後御言御則射舉矣人之於六藝闕一不可大夫之子既能禮樂射御則書數蓋亦無不能矣其不言者以人生六年固已教之名數十年固已學書計故也

金華應氏曰曲禮之問乃他人之旁自相問故對之者其辭文此則人問其子於父故對之者其辭卑先

儒誤以此之問對為人之問對其辭意皆不適其中
且人之對父必譽其子父之言子必成以謙此古今
之常情天下之達禮也尚何疑焉然曲禮上焉則問
天子之年下焉則問庶人之子而此則不及焉者蓋
彼亦旁問之辭而此則請問其父天子之前固無與
之敵而敢問其子者矣庶人卑賤其自相答問之辭
不足紀也此問諸侯之子亦必鄰國之君

執玉執龜筮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

不拜

鄭氏曰於重器於近尊於迫狹無容也步張足曰趨
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車中之拜肅拜

嚴陵方氏曰武車以言其道戎車以言其事兵車以
言其器革車以言其飾餘說並見曲禮解

山陰陸氏曰前曰兵車不式兵車革路也此曰武車
不式武車木路也

慶源輔氏曰趨蓋所以為容也執重器則加謹近尊

者則加恭於迫狹及臨危則自斂故皆不趨非此時則行不可無容也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手拜

鄭氏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耳為尸為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雖或為唯或曰喪為主則不

手拜肅拜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婦人拜儀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吉事及君賜悉然手拜則周禮空首鄭注周禮空首拜頭至手此云手至地不同者此手拜之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兩註不同其實一也肅拜是婦人之常而昏禮婦拜扱地以其新來為婦盡禮於舅姑故也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者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下云為喪主則不

手拜明不為喪主其餘輕喪凶事則手拜也周禮坐尸嫌婦人或異故記者明之尸坐謂虞祭若平常吉祭共以男子一人為尸祭統云設同几是也婦人為尸或答拜時但肅拜而不手拜也

長樂陳氏曰肅拜俯其手而肅之也婦人與介者之拜也手拜者手至地也士昏禮婦拜扱地是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肅拜者低頭屈膝以致其肅爾莫重於君賜吉事雖有之亦止於肅拜而已為尸亦拜者以

婦人容或答拜故也

慶源輔氏曰言雖有君賜肅拜以見肅拜非簡也自是婦人禮當然凶事變常故手拜為尸坐為喪主不手拜則又變於喪

葛經而麻帶

鄭氏曰帶所以自結束也婦人質少變於喪之帶有除而無變

孔氏曰此謂婦人既虞卒哭其經以葛易麻故云葛

經婦人尚質所貴在要帶有除無變終始是麻故云麻帶

取俎進俎不坐

鄭氏曰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

孔氏曰取俎謂就俎上取肉進俎謂進肉於俎俎既有足立而進取便故不坐管子書弟子職云進柄尺謂爵豆之屬

嚴陵方氏曰俎有足而高進取必立焉故不坐若書

冊琴瑟則坐而遷之可也

山陰陸氏曰弟子職曰柄尺不跪蓋邊豆之屬若俎無柄應坐今卒哭取俎進俎猶立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鄭氏曰重慎

上蔡謝氏曰或問敬慎同異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甚物事換得

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之謂也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入虛如有人之謂也執虛猶如執盈況於有物之器而敢忽乎入虛猶如有人況於有人之室而敢怠乎故孔子執圭如不勝出門如見大賓者此也君子推執器之道以任天下之事雖微小在所不可遺也況萬鈞之重者乎推入室之道以遇天下之事雖幽暗在所不可欺也況十目之視者乎

北溪陳氏曰此二句體認持敬工夫意象最親切且
如人捧至盈之物心不在焉移步即傾了惟執之拳
拳心常在這上看行到何處也不傾倒雖無人境界
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之意
慶源輔氏曰敬慎有常心不以有外者變也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鄭氏曰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為歡也天子諸
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

燕降說屨乃升堂

孔氏曰此一經論堂上有跣無跣之事凡祭謂天子至士悉然也跣說屨也下大夫及士陰陽二厭及燕尸皆於室中上大夫陰厭及祭在室若饋尸則於堂正祭饋食卿大夫士並在室中此則貴賤通天子諸侯則有室有堂朝事延尸於戶外是坐尸於堂然非禮之盛節初入室灌及饋孰之時事神大禮故鄭註云祭所尊在室祭禮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者非唯室

中不說屨堂上亦不敢說屨燕則有之者謂堂上有
跣也燕禮云賓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註云凡燕
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初時在堂行禮立而致敬
故曰所尊在堂

山陰陸氏曰凡脫屨為坐也立飮坐燕故曰燕則有
之而禮不脫屨升堂謂之飮跣脫屨也無韞而跣謂
之徒跣

未嘗不食新

鄭氏曰嘗謂薦新物於寢廟

孔氏曰人子不忍前食新也

嚴陵方氏曰秋祭曰嘗以物新成而可嘗故也未嘗則親未嘗新矣孝子其忍食之乎月令每言先薦寢廟者以此然新物不待秋而有此止以嘗言者以物成於秋故也月令特於孟秋言嘗新者以此左氏言不食新乃謂麥為新麥以夏為秋故也

慶源輔氏曰一飲食不敢忘父母未嘗而遽食新焉

則是死其親而喪其心矣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

鄭氏曰還車而立以俟其去

孔氏曰此一經論僕御之禮必授人綏故君子升及下僕者皆授綏也僕者始乘君子未至御者則式以待君子升也僕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更還車而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或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故君子將下車則僕亦下車立於馬前待君子下行乃更還車立以俟君去

嚴陵方氏曰曲禮言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式之以致敬也還立猶言復立也

山陰陸氏曰言僕自始乘則式至君子下車然後已還立其處正言君子乘者君子之器也即負且乘何足以當之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
下大夫三乘

鄭氏曰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
副曰佐魯莊公九年敗於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
七乘五乘三乘此蓋殷制也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
七乘子男五乘及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

孔氏曰乘貳車佐車僕乘副車法也朝祀尚敬乘副
車者式戎獵尚武乘副車者不式也戎獵自相對則

戎車之副曰倅田車之副曰佐故周禮戎僕馭倅車
田僕馭佐車

嚴陵方氏曰貳車道車之副也如世子之貳其父有
故乃攝而代之故謂之貳佐車者田車之副也如衆
臣之佐其君以佐為事故謂之佐道車即象路也以
朝夕燕出入而謂之燕車王朝夕燕出入無非道路
也田車即木路也道車以道之所在故乘其貳則式
以為儀田車則事之所在故乘其佐則否路車先王

以之祭天玉藻亦言不式者蓋祭天以內心為尊儀有所不足進也

山陰陸氏曰周官所謂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然則下文大夫三乘子男之卿

金華應氏曰案此與周禮未甚差似非異代之制當時記禮者所見多諸侯禮故所言止及於此若上公禮亦自是等而上之耳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劔乘馬

弗賈

鄭氏曰服車所乘車不齒尊有爵者之物廣敬也弗賈平尊者之物非敬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廣敬之義有貳車則謂下大夫其所乘之馬所服之車不敢齒次論其年歲評其價數高下車有新舊則年數有多少價數有貴賤觀視也不輕平尊者物堪直多少之價

嚴陵方氏曰乘馬者所乘之馬也車馬皆服而乘之

此亦互言之也道車之副謂之貳大夫乘墨車而已

乃有貳車者蓋別言之則道車之副謂之貳田車之副謂之佐合而言之凡朝祀之車其副皆謂之貳戎獵之車其副皆謂之佐故檀弓言魯莊公之戰而曰佐車授綏也弗賈者弗計其直之貴賤也上因言貳車故止及車馬而不及衣服下言乘馬則車之弗賈可知其言互備耳大夫以上有貳車然後謂之君子貳車以位言之也君子以德言之也上言貳車則斥

大夫以上而已下言君子則凡於有德者皆若是也
慶源輔氏曰齒與齒君之路馬之齒同衣服舉其總
服劒佩之大者乘馬物之盛者微細之物有不必戒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
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
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鄭氏曰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酒謂清也
糟也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於卑者曰

賜於尊者曰獻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也加猶多也

孔氏曰自此至辟刃一節廣明以物獻遺人之法四馬曰乘乘酒亦然束脩十脰脯也酒脯及犬皆可為禮陳列也陳列於門外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者謂將命之時辭也雖陳酒犬而單執脯致命其辭亦猶曰有酒脯犬也無脯而有酒肉則亦陳酒而執肉以將命若以禽獸賜人加於一雙謂或十或百雙則唯

執一雙將命其餘委陳於門外

長樂劉氏曰此已下皆述將命者之禮必有所執以致命所以提其綱領俾知所獻之大數也

慶源輔氏曰乘壺酒束脩一犬此例以多物獻人者其以鼎肉此例以一物獻人者不必須有酒也加於一雙此例以一物獻人物多不盡執者

犬則執縹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紉馬則執勒皆右之臣則左之

鄭氏曰縹紉勒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鵠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臣謂囚俘異於衆物

孔氏曰縹牽犬繩也犬有三種一曰守犬守禦宅舍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廚庶羞用田犬守犬有名主人擯者既受之乃問犬名食犬無名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桓譚新論云夫畜生賤也然其尤善者皆見記識故犬道韓盧宋從

皆右之謂以右手牽之此謂田犬守犬畜養馴善無
可防禦若充食之犬則左手牽之右手防禦曲禮云
效犬者左牽之是也臣謂征伐所獲民虜或起惡慮
左手操其右袂右手當制之曲禮獻民虜者操右袂
是也

慶源輔氏曰馬亦有名不問之者從犬可知矣犬馬
有名則牛亦可知既受乃問則未受不問也君子於
人畜必致其辨如此義也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橐奉胄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韜執拊劒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褱與劒焉

鄭氏曰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摯幣也橐攷鎧衣也胄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器則執蓋謂有表裏也韜弓衣也櫝謂劒函也襲卻合之夫褱劒衣也加劒於衣上夫或謂煩皆發聲

孔氏曰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故知陳車馬而說

綏執以將命獻鎧若復有他物與鎧同獻則陳鎧而
執他物輕者以將命也袒開也若唯獻甲無他物則
開甲橐出胄奉之將命曲禮云獻甲者執胄是也器
凡器若獻則陳底執蓋以將命蓋輕便也拊弓把也
弓則左手屈弓衣并於把而執之右手執簫以將命
曲禮云右手執簫左手承拊是也啓櫝啓開也獻劒
則先開函蓋劒函之蓋也開函而以蓋卻合於函下
底謂仰蓋於函底之下加函底於上重合之故云襲

加夫褱與劒焉者又加劒衣函中而以劒置衣上也
慶源輔氏曰綏乘車所執也甲若有以前之者此又
例有前之者袒綦則甲可見器則執蓋者蓋輕又在
器之上屈韜屈卷之也

笏書脩芑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箴籥
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
授人則辟刃

鄭氏曰芑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茵者蓐也穎

警枕也筴著也簫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
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卻刃授穎削授拊辟用時
穎鏐也拊謂把以刺刃授人則辟刃不以正鄉人也
孔氏曰笏也書也脩脯也芑苴也弓也茵也席也枕
也几也穎也杖也琴也瑟也戈有刃者櫝也謂戈之
有刃以櫝韜之莢也簫也執此諸物皆左手在上而
執之右手在下而承之若授人以刃卻仰其刃授之
以刃鏐穎是穎發之義刃之在手禾之秀穗枕之警

動皆謂之為穎其事雖異大意同也案既夕禮葦苞長三尺內則云炮取豚編萑以苴之是裹魚及肉亦兼容他物禹貢云厥包橘柚茵謂以物所著之蓐言有著謂之茵故既夕禮云茵著用荼荼謂茅秀用荼以著茵也

嚴陵方氏曰卻其刃恐傷人也禾首為穎此言穎亦刀頭耳刀以柄為首也前經所謂澤劒首莊子所謂吹劒首皆柄

慶源輔氏曰辟當音避此總辭也上授穎授削皆此意至於無穎與拊則授時辟刃不以嚮人耳方氏謂穎為刀以優刀柄之末或有環削授拊無環者也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

鄭氏曰入後刃不以刃嚮國也軍尚左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敗績卒尚右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為上示有死志

孔氏曰此一節論兵車出入及將士所處之宜軍將

行伍尊尚左方士卒行伍貴尚於右

嚴陵方氏曰軍以謀為主而好生故尚左卒以戰為事而敢死故尚右

慶源輔氏曰軍衆而卒寡軍尊而卒卑異其所尚所以致別也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鄭氏曰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詡謂敏而有勇若齊

國佐也險險阻出奇覆諼之處也隱意也思也虞度也當思念已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也

孔氏曰成二年左傳齊晉戰于鞏齊國佐陳辭以拒晉師是敏而有勇也鄭註覆諼之處者解經中險字險是地形險阻諼詐也地形既險得出奇謀覆詐也隱情謂以意思念彼情豫測度前敵知其所欲為事長樂劉氏曰恭敬哀詡同出於一心也而用之以應物各有所宜焉致其誠於應接迎勞曰恭故賓客待

之以誠禮焉致其誠於心志言貌曰敬故祭祀待之以饗神焉致其誠於悲傷憂念曰哀故喪事待之以竭忠焉致其誠於煦育生成曰詡故會同待之以立極焉詡煦也經云德發揚詡萬物人君法天地作會同以建極而生成萬物之德在焉

慶源輔氏曰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為主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為主內外無二致敬無二理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為上思險謂

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且
兵事露則不神也

燕食侍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歆小飯而
亟之數噍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鄭氏曰先飯而後已所以勸也亟疾也備噦噎若見
問也口容弄口

孔氏曰此一節明侍食之法先君子之飯若嘗食然
君子食罷而後已若勸食然小飯謂小口而飯備噦

噎亟謂疾速而咽備見問也數噍謂數數嚼之無得
弄口以為容食訖客欲自徹其俎主人辭其徹俎客
則止而不徹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俛爵皆居右

鄭氏曰客爵謂主人所酬賓之爵也以優賓耳賓不
舉奠於薦東介爵酢爵俛爵皆飲爵也介賓之輔也
酢所以酢主人也古文禮俛作遵遵謂鄉人為卿大
夫來觀禮者酢或為作僕或為駟

孔氏曰此一節明客爵所在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爵賓受奠觶於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觶於賓賓奠觶於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主人獻介介飲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飲主人獻僕僕飲是三爵皆飲爵也此三人既不被優故爵並居右案鄉飲酒三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記者於此明之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臠

鄭氏曰進尾擗之由後鯁肉易離也乾魚進首擗之由前理易析也冬右腴氣在下腴腹下也夏右鰭氣在上鰭脊也膾大臠謂剗魚腹也膾讀如呬

孔氏曰此一節明進魚之禮濡濕也冬時陽氣下在魚腹夏時陽氣上在魚脊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進魚使嚮右以右手取之便也此謂尋常燕食所進魚體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祭膾者此處肥美故食魚則剗取以祭先也

長樂陳氏曰魚之在俎或縮或橫或右首或左首或進首或進尾或進鰭或進腴或右鰭則右首左首者於俎為縮於人為橫進首進尾者於俎為橫於人為縮公食大夫魚縮俎寢右進鰭士喪卒塗之奠左首進鰭士虞亦進鰭少牢右首進腴蓋鰭者體之所在腴者氣之所聚禮雖貴右人之飲食貴體鬼神之祭貴氣也公食與少牢皆右首而喪禮左首反吉故也少牢進腴公食進鰭而喪奠與虞進鰭未異於生故

也儀禮大夫士祭皆薨魚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鱣薨曲禮曰烹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先儒謂天子諸侯之禮備薨濡其說是也魚之為物冬則潛而趨陽乎下故腴美夏則躍而趨陽乎上故鰭美冬右腴夏右鰭此又所尚在時與公食大夫少牢之所進者異矣

山陰陸氏曰凡食魚進首唯羞濡魚者進尾嫌軟媚無骨鯁冬右腴夏右鰭冬則在下夏則在上祭膾瓜

祭小取上魚祭大取下

李氏曰冬右腴夏右鰭者以陽之所在也祭祀之牲則皆薦右以陽之所在也魚陰物也故尚其陽牲陽物也故尚其陰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鄭氏曰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居於左手之上右手執而正之由便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齊和之宜凡齊者謂以鹽梅齊和

之法執此鹽梅以右手居之於左者居處羹食於左手以右手所執鹽梅調和正之於事便也

山陰陸氏曰五齊加於明水居之於左祖天地之左海也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鄭氏曰自由也謂為君授幣為君出命也立者尊右孔氏曰此一經論贊幣贊辭之異贊助也謂為君授幣之時由君左詔辭謂為君傳辭與人則由君之右

嚴陵方氏曰助之以言則曰詔助之以事則曰贊分而言之事亦可謂之詔太宰詔其廢置是也言亦可謂之贊太宰贊王命是也

山陰陸氏曰贊幣若聘禮擯者進相幣是詔辭若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是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鄭氏曰如君之僕當其為尸則尊也周禮大馭祭兩

軾祭軌乃飲軌與軾於車同謂轉頭也軌與范聲同
謂軾前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為尸之僕祖道祭軾之宜尸之僕
為尸御車之僕將欲祭軾酌酒與尸之僕令為軾祭
如酌酒與君之僕也其在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
主尸車故於車執轡受爵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
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軌謂轂末范謂式前
僕既受爵將飲則祭之於車左右軌及前范所以祭

者為其神助已不使傾危也祭徧乃自飲此云范周禮大馭云軌兩事是一聲同字異但式前之軌車旁著凡或作範字轂末之軌則車旁著九此經左右軌是也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九

嚴陵方氏曰當其為尸則弗臣酌尸之僕如君之僕豈為過哉蓋僕正王服位以詔贊擯相前驅為職祭祀則贊牲事既祭則王使馭酌焉明與之並受福也王乘則有馬以轡為之御王行則有車以軼為之節

王馮則有式以軌為之前大馭言及祭酌僕僕左執
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則亦歸賴於神之意其言正與此
合然彼作兩軹此作左右軌兩即左右也軹即軌也
彼作軌此作范荀子曰形范正則範通作范軌亦通作
范可知凡車轂末謂之車亦謂之軌此言左右軌即
轂末之軌考工記言經涂九軌即車轍之軌轂末謂
之軹軹之衡者亦謂之軹大馭言兩軹即轂末之軹
也考工記言參分軹圍即軹衡之軹也

李氏曰左右兩轂末也軌范轂也左右乃祭於旁軌乃祭於中也祭至此者先王之於物凡有功於已者未嘗不致其誠與敬也凡為祭必受神之福者禮也故僕祭乃飲

慶源輔氏曰言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尊庸敬也斯須之敬如之而已軌轂末所謂轍也范則軾前老蘇曰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完車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

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弊馬仆而患亦不及轍此其所以獨祭之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君子不食圉腴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凡羞有滑者不以齊為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

鄭氏曰於俎內祭者俎於人為橫不得祭於間也周禮圉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於人穢

小子弟子也卑不得與賓介俱備禮容也凡洗必盥
謂先盥乃洗爵先自絜也盥有不洗也牛羊之肺離
而不提心者提猶絕也剝離之不絕中央少者使易
絕以祭耳齊和也絕其本末為有萎乾耳出見也

孔氏曰自此至則坐一節廣明祭俎及羞膳之事若
羞在豆則祭於豆間若羞在俎則於俎內而祭俎內
近人之處俎在人前橫設故不得祭於俎外及兩俎
間腴豬犬腸也豬犬亦食米穀其腸與人相似故君

子辟其腴故鼎闕一也小子但給役使故宜驅走不得趨翔為容趨徐趨也小子若得酒舉爵時則先以坐祭祭竟而立飲之盥盥手也洗爵必先洗手也祭肺之法剉離之不絕心心謂肺中央少許耳提猶絕也凡羞有滑滑汁也羞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薄主人味故不以齊也葱薤根不淨末姜乾故擇者必絕其二處本根也羞首謂膳羞有牲頭者則進口以嚮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

也

嚴陵方氏曰凡飲食之祭皆於器外唯俎不然以橫於前而便於內祭也凡鳥獸之口皆曰喙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飲酒者襍者醺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

鄭氏曰尊者設尊者也酌者鄉尊其左則右尊也鼻在面中言鄉人也折俎尊徹之乃坐也已沐飲曰襍酌始冠曰醺步行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設尊及折俎行爵嘗羞之儀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於南北列之設尊之人在尊西嚮東以右為上則尊以南為上也酌謂酌酒人也酌人在尊東西面以左為上亦上南也二人俱以南為上故云以酌者之左為上尊也尊與壺悉有面面有鼻鼻宜嚮於尊者故言面其鼻飲酒者則下文襍者醢者是也總以飲酒目之折俎者折骨體於俎也襍醢者若有折俎為尊襍醢小事為卑故不得坐也折俎

所以為尊者折俎則殽饌尊故冠禮庶子冠於房戶之前而冠者受醺不敢坐及襍者並不敢坐也案鄉飲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獨云襍者醺者不坐者以襍者醺者無酒俎之時則得坐嫌有折俎亦坐故特明之羞殽羞也殽羞本為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矣此謂無算爵之時羞庶羞行爵之後始嘗之若正羞脯醢折俎未飲酒之前則嘗之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後乃薦賓皆先祭脯醢膾肺乃

飲卒爵 庾氏曰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
左玄酒南上註玉藻云唯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之
面也下云公席阼階上西鄉下又云執冪者升自西
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案左玄酒南上之言是設尊
者東鄉酌者西鄉設者之右則酌者之左也

嚴陵方氏曰設尊者必面其鼻示專惠也玉藻云唯
君面尊是也謂之鼻者以當前如人之鼻故也若玉
人大璋駟琮皆有鼻亦此意蓋聖人之制器近取諸

身而尚其象故也以至劒有首壺有頸箕有舌鼎有足量有耳皆以是而已機見玉藻解醺見郊特牲解俎者折骨於俎也取之則辨貴賤雖王之燕饗亦不過此小子不敢當備禮故不坐也凡燕饗以酒為主以食為配所以未步爵不嘗羞

新安朱氏曰設尊之法鄉飲酒云玄酒在西鄉射云左玄酒而鄭註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即此所謂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者蓋言設尊之人方其設時

即預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玄酒也若據燕禮則設尊者西面而左玄酒南上公乃即位於阼階上則酌者不得背公自當東面以酌而上尊乃在其右矣故此經所云以為為鄉飲鄉射而言則可以為為燕禮而言則正與之反今鄭注既不分明庾孔又皆引燕禮而反謂酌者西面其辟戾甚矣唯賈氏䟽儀禮以為據君面以左為尊者得之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苴野豕為軒皆

聶而不切膚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醃以柔之

鄭氏曰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醃與葷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膾及齏菹麤細之異聶而切之者先腠為大齏而復細切之為膾也麋鹿為菹已下已於內則具釋之

嚴陵方氏曰菹酢菜也醃人所謂菁菹茅菹是矣彼

以菜為之此以麋鹿為之者特制造之法如之而已
膳夫通謂之醬者以此聶而不切則大聶而切之則
小

山陰陸氏曰孔子曰膾不厭細內則腥言肉而已此
言魚內則菹言魚此言麋鹿亦相備也麋無角以有
角者名之兔無脾以有脾者名之豕俯而已以能仰
者名之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鄭氏曰亦為尺柄之類燔炙也鄉射曰賓奠爵於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左手齊之興加於俎坐悅手是也尸尊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左執爵右兼取肺肝孺于俎鹽振祭齊之加于菹豆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俎之儀折俎折骨於俎俎既有足柄尺之類故立而就俎取所祭肺并席坐祭祭訖反此所祭之物加之於俎皆立而為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唯祭時坐耳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

其取及祭反時亦不坐故云如之此皆謂賓客若為尸尸尊雖折俎取祭反之皆坐也鄉射禮云興則立也鄭引少牢饋食禮證尸坐之義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宜承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脫亂在是凡卑者燕不坐故曰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據燕有折俎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鄭氏曰罔猶罔罔無知貌

孔氏曰衣服文章所以表人之德亦勸人慕德若著之而不識知其名義者則是罔罔無知之人也

橫渠張氏曰古之人直以衣服為事禮云衣服在躬不知其名為罔然今之人固能名其衣曰襖曰衫然不知襖之與衫何以得名如此則亦是未知其名嚴陵方氏曰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此其大者也

山陰陸氏曰衣者對裳之稱服者對御之禮蓋在上

曰衣在下曰裳在人曰服在物曰御別而言之其義如此合而言之凡所衣者皆曰衣凡所服者皆曰服若所謂褻衣則不必在上者矣若所謂矢服則不必在人者也有在物者亦可謂之衣若弓衣是也有在上者亦可謂之服若首服是也此言衣服在躬則上至冠冕下及裳履皆得以兼之

李氏曰先王之制衣服莫非性命之理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佩玦者事至而能斷先王

之製衣服豈徒然乎夫衣服者未嘗去者也身者至近者也以未嘗去之衣服被乎至近之身而有所未知故曰罔罔者神不明也

慶源輔氏曰切身者不知猶為罔況在內者乎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鄭氏曰以在者告為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及

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
某在斯是也凡飲酒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言
獻主容君使宰夫也未熟曰燂為宵言也不讓不辭
不歌以燭繼晝禮殺

孔氏曰此一節明有燭無燭之儀為主人法也在者
謂已在於坐者也若日已闇而坐中未有燭有人後
至則主人以在坐中者而告之云某人在此某人在
此道瞽亦如無燭時也獻主主人也凡飲酒主人自

獻賓若尊卑不敵則使宰夫為主人以獻賓故云獻
主夜闇故執燭燹謂未熱之炬既欲留客又取未熱
之炬抱之也作起也客自起辭主人從辭而止乃以
燭授執事之人也執燭夜時也禮賓主有讓及更相
辭謝又各歌詩相顯德今既夜莫所以殺此三事
山陰陸氏曰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
瞽亦然此一節宜承執燭不讓不辭不歌脫亂在是
慶源輔氏曰如是而後盡不然則苟矣所貴乎人者

如是而已故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以燭繼晝
出於主人之意則可故必親為之若使人疑有不得
已者不讓不辭不歌禮殺矣禮之殺則亂之所由生
此田完之所以不敢也

金華應氏曰執燭抱燠賤役也為獻主者以身親之
其敬客而自下之者不嫌其為勞也執已然之燭而
又抱未熟之燠其愛客而欲留之者尤有加而無已
也席之內獻酬交錯或讓或辭或歌皆不容廢惟執

燭之人不暇為此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呬而對

鄭氏曰示不敢歆臭也口旁曰呬

孔氏曰洗謂與尊長洗足也盥謂與尊長洗手也及
執尊者飲食之時尊者有事問已已則辟口而對不
使口氣及尊者

山陰陸氏曰洗盥所謂凡洗必盥是也洗爵及執食
飲苟有氣焉人或穢之氣猶不得其聲效言語可知

循哂循之也辟哂辟之也

嚴陵方氏曰勿氣則屏氣也凡以致恭而已辟哂說見曲禮

為人祭曰致福為已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牷豕則以豕左肩五个

鄭氏曰曰致福曰膳曰告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主人展之展省具也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臠因牛序之可知

孔氏曰此一節明致福及膳於君子及所膳牲體之數為人祭謂攝祭而致飲胙於君子其將命之辭謂致彼祭祀之福於君子也若已自祭而致膳於君子則不敢云福而言致膳膳善也致其善味耳若已祔

祥而致胙又不敢云福膳但云告言以祭胙告君子
使知己祔祥而已故顏回之喪饋孔子祥肉是也凡
初遣膳告君子之時主人自省視飲食多少備具於
阼階南稽首拜送使者反亦在阼階南南面再拜稽
首受命曲禮曰使者反必下堂而受命是也其禮以
下明所膳禮數若得太牢祭者則用牛膳周人牲體
尚右右邊已祭所以獻左也周貴肩故用左肩九个
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為九段以獻之也臂臠謂

肩脚也禮得少牢者則膳羊左肩折為七个大牢少牢並用上牲不并備饌故大牢唯牛少牢唯羊也若祭唯特豕亦用豕左肩為五段也

嚴陵方氏曰膳夫所謂凡祭祀之致福也受而膳之是矣必謂之福以言祭者獲福致其餘於人而與之同其福也曰致膳者蓋祭祀不祈為已而祭非敢徼福以其味之善乃致之於君子爾於致膳曰君子則致福又可知矣至於練祔特告死者之已祔生者之

已練而已故直以告稱之展與展墓之展同主人展之省其善否也其授使者與反命皆再拜稽首則敬之至也止言膳告而不及致福則致福者尤致其敬不嫌其不如是矣臂則脰也臠其節也

山陰陸氏曰祔練凶事也難以福言又難以善言旁言之而已故曰告凡告以善于旄是也凡膳告於君子言告則自此以下皆謂祔練故牲皆用左胖

慶源輔氏曰君子者有德者之稱誠者物之終始不

誠無物以祭之餘獻遺人故加敬也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履馬不常秣

鄭氏曰靡敝賦稅亟也雕畫也幾附纏為沂鄂也組滕以組飾之及紵帶也詩云公徒三萬貝冑朱綬亦鎧飾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國家靡敝減省之禮君造作侈靡賦稅煩急則物凋敝或以靡為糜謂財物糜散凋弊

車不雕畫漆飾以為沂鄂甲不用組以為飾及紵帶
紵帶謂以組連甲及為甲帶鄭以紵帶解經滕字滕
約也引詩魯頌閟宮文貝冑謂以貝飾冑朱紵綴之
也絲履謂絢纁純之屬不以絲飾之

山陰陸氏曰言國家靡敝則所乘所衛所養所履所
御皆貶

嚴陵方氏曰幾微也雕刻以微為工組猶纓之用組
滕猶籩之有滕皆所以約而緘之因以為車飾食器

若木者為刻金者為鏤馬食穀曰秣五事必以車馬
為始終者蓋車馬在禮為重故年不順成則大夫不
得造車馬

禮記集說卷八十七